

小说月报

第4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 方 方·祖父在父亲心中
池 莉·不谈爱情
刘震云·单位
周梅森·大捷
刘 恒·连环套
谌 容·啼笑皆非
程乃珊·祝你生日快乐
陈怀国·农家军歌
阿 成·年关六赋
陈源斌·仇杀·杀仇
铁 凝·遭遇凤凰台
邹志安·小说素材一篇
吴泽蕴·栀子花，白兰花都开了
陈怀国·荒原
李佩甫·画匠王
马秋芬·狼爷·狗奶·杂串儿



小说月报

FICTION MONTHLY

第4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第4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290-6

I. 小… II. 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19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125 插页 2 字数 579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31.50 元

小说月报

第四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

目 录

中篇小说

方方小传

5 祖父在父亲心中 方 方

池莉小传

51 不谈爱情 池 莉

刘震云小传

109 单位 刘震云

周梅森小传

181 大捷 周梅森

刘恒小传

301 连环套 刘 恒

目 录

谌容小传

373 啼笑皆非

谌 容

程乃珊小传

445 祝你生日快乐

程乃珊

陈怀国小传

511 农家军歌

陈怀国

短篇小说

阿成小传

575 年关六赋

阿 成

陈源斌小传

597 仇杀·杀仇

陈源斌

铁凝小传

625 遭遇凤凰台

铁 凝

目 录

邹志安小传

639 小说素材一篇

邹志安

吴泽蕴小传

647 栀子花,白兰花都开了

吴泽蕴

陈怀国小传

663 荒原

陈怀国

李佩甫小传

685 画匠王

李佩甫

马秋芬小传

709 狼爷·狗奶·杂串儿

马秋芬

731 编后语

中篇小说





方方小传

方方，女，1955年生于南京。1974年高中毕业，曾做过4年装卸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后分配到湖北电视台当编辑，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大学期间始发小说，现已出版小说、随笔集30多部。《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十八岁进行曲》、中篇小说《桃花灿烂》、短篇小说《纸婚年》、中篇小说《埋伏》、《过程》、《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分获《小说月报》第二届、第五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百花奖”。另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

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祖父在父亲心中

方 方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再宿未旦曜灵安藏？

——天问

—

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是丝毫也没能想到这一摊乌红的血迹是怎样漾成一片巨大的阴影而笼罩在几代人的心头。

这片阴影有一天在父亲的心里突然变成一块巨石或说是一座山峰。父亲的呼吸因为它的缘故而变得急促和沉重起来，且渐渐地气接不住下气。坐在父亲旁边的席先生说：“你父亲那时在发抖在发抖呐！”

父亲直面着疯狂的杀人场面。刺刀和鲜血在他的眼睛里闪来闪去。仿佛有人扯着他的耳朵死命地将一声声凄厉尖锐的呼号和哭泣强塞进去，还有杀人犯的笑声。大滴大滴的汗珠从父亲高高的额头上滚到他的面颊又滚下他泛黄的白衬衣上。父亲觉得晕眩无比，世界在他的那一刻变得血淋淋的，而他则是这个血淋淋

世界上的一个成员。他的心抽搐着,恐惧感从心底漫向他的全身。

这是祖父死去三十五年后的一个日子。虽是初秋时分,但每一杈树枝都仍挑着夏日的盎然生机,面对这浓郁的空间只能令人想到生的兴旺而很难去做死的玩味。而死的幽影却悄悄地潜入到父亲身边。

父亲的四周昏暗极了,许多张朦胧的脸环绕在他的周围。九月的热浪隔着门窗和厚厚的墙壁顽强地挤了进来。枣红色的窗帘从高高的窗户上垂了下来,散发着浓重的灰尘气味。很多人在狠狠地抽烟,青烟腾腾地缭绕在人们的头顶,空间为此而浓稠得仿佛可以捏揉。父亲便是坐在这室闷而肮脏的环境之中。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武汉长江电影院放映内部影片《军阀》。父亲的单位发给了他一张票。并不爱看电影的父亲以为是政治任务而不敢不去。为此他看到了日本人是怎样地杀人。

刺刀和鲜血,铁骑和东洋语使父亲的记忆如一个鼓胀的气球突然间地迸裂了。密封在心灵深处的往事如血喷一样涌出,然后像千万条小虫缓缓爬入他体内的每一个部位。父亲痛苦难忍。他咧张着嘴,手指如鹰爪一般剧烈地抠着他坐下的木椅。他的两腿颤动得无法支撑他壮实的身躯。

父亲前面坐的是个女人,她是一个怯懦的女人,每逢有恐怖画面,她便轻叫一声且立即将头埋在水臂弯里。这种习惯几乎同我的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不叫并且只是将头扭向一边。如果是如我一样的女人坐在父亲前面,或许父亲不会受到什么刺激,然而那儿坐的却

是那个女人。那女人是个高个子，她的头一直遮着父亲三分之一的画面。对于这种状况，父亲是向来不多说一句话的。他什么也不在乎地看剩下的三分之二。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父亲将电影的几乎一半内容承受了下来，虽然他已痛苦万端了。当一个老苍苍的身影从父亲的视线里幻化为祖父的影子时，前面的女人尖叫了一声，然后迅疾地趴下，就在这一刹那，银幕在父亲面前豁然展开，而刺刀和它上面的滴滴鲜血亦猛地伸到了父亲的鼻眼之下。很多的“啊”声蓦地哄响，而父亲那一刻却只“呵”了一声，仿佛轻微地叹了一口气。

这之后几秒钟，他便扶着前排的椅背吃力地站立起来。席先生说：“他站了好几次才站起来，好像还站不稳，又定了定神才离开座位。我以为他上厕所呐。”

父亲的座位在电影院的楼上。楼上的过道是阶梯式的。父亲的双腿宛如灌了铅，每迈一步几乎都要费尽全身的力气。父亲那天穿的是一双翻毛皮鞋，鞋很厚重。我至今仍奇怪父亲为什么在那样暑热未尽的季节里穿那样一双皮鞋。父亲喘息着走完一级级台阶。很短的一段路他却走了很久很久，仿佛比一世纪更长。他走得那样艰难那样沉重。影院里所有人都注目着与父亲行进方向相反的地方，注目着杀人和被杀。只有父亲走了。谁也不曾介意步履维艰的他。黑茫茫中父亲在刺耳的惨烈的背景音乐伴奏下走得好孤独好寂寞。

二

已是黄昏时分。蓝光和紫光已悄悄消散了，太阳剩余的彩色将西天染得如火如荼。余晖开始变得黄晕晕

的，把走廊的红漆木栏斜拉得长长，长长。厨房里油烟飘到窗外，母亲炒菜的“嚓嚓”声高一阵低一阵地响着。邻家自来水龙头哗啦啦急促地放着水。老远老远的地方传来一支口琴曲子。那是一支忧伤的知青怀念武汉的歌。我至今仍记得它的歌词和旋律。“武汉英雄的江城我们怀念你。”第一句就是这。口琴在渐渐黯淡下去的天空中如泣如诉，恍惚让人能看见曲子中飘零的黄叶和立于这无边落叶之下的伶仃之人。一个平凡的黄昏在这口琴中蓦地变得无比伤感起来。

那一刻我正躺在竹床上看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那是一九五五年在我出生那年出版的译本，辗转几道借到我的手里。看《诗人之死》全然不是因为它是名诗，仅只为不知哪一位读者在那首诗的诗行里划下了许多红线。“——他不能/忍受这最后的痛苦了：/熄灭了，像一把炬火，这稀有的天才，/凋残了，那壮丽的花冠。”

邻居彭妈妈跌脚嘶声地呼喊我的名字，黄昏的情调一瞬间如浸入了鲜血，变得凄厉起来。

我冲下楼，惊恐着问：“是不是……是不是……”我想说是不是我爸爸被汽车撞了。因为父亲总是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行走在窄狭的有许多汽车奔驰的“工农兵”路上，我们成日价为他的安全提心吊胆。

“快快快，在医院里。快去，快，在电影院，快，在医院里。”彭妈妈语无伦次。她那如歌吟般的南京话几乎变了调。

父亲出事了，这是一个基本弄清了的事实。厨房里正炒着的菜立刻糊了。糊味充溢得到处都是。母亲套她

那条蓝绸长裤套了好几分钟。她仿佛没有了意识。她坐在邻居一个小青年的自行车后架上匆匆去了医院。而在那之前，母亲从没有胆量坐自行车后座，也从没坐过。

我赶到医院时，母亲早到了那里。她一个人静穆地坐在长椅上，那神情仿佛已经坐了一百年。她瞥了我一眼，淡淡地说，“你不要把辫子盘在头上，这不像个女孩子。”我的辫子盘了整整一个夏天，我常同母亲笑说我是藏族人，母亲多报以一笑。而在这—刻，却莫名地提出异议，我始终不明白这句话的来由。

我放下辫子，去往急救室。隔着玻璃门，我看见了父亲。

父亲仰躺在一张窄床上，他双目紧闭，棱角分明的嘴抿得紧紧，脸色一如他惯有的严肃。一个强壮如牛的男医生骑跪在他身上，他搓揉着父亲。我知道他这是在施行人工呼吸，但心里却觉得他似乎想杀死父亲。他摧残他折磨他凌辱他。父亲一动不动。我背过身子，贴墙而立，再也不敢看那屋子里的事情。很久很久以后，那强壮如牛的男医生搬进了我居住的宿舍区，此刻的他已变得苍老而臃肿了。任凭他对我做出如何友善的微笑，我都对他视若仇人。我对自己说：不管怎样，父亲死在他的手上。

天黑得很厉害的时候，医生出来了。暗夜从走廊尽头的窗口递入一点星光和风，同时也将母亲嚤嚤的哭声送进夜空。医生说：“人完了。”他用三个字把父亲的一切都结束了且连同母亲的幸福。

三

五叔在父亲死后十二年的一个日子来到我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叔叔，甚至几乎没听父亲和母亲提及过他的什么事。但他却寻来了。他是我的亲叔叔。长得如父亲一样的脸型和鼻眼，只是比父亲略消瘦一点，恍惚间如父亲站在了我的面前。

五叔是前些年特赦时出来的。他曾在黄埔军校读过书，后又做了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官。他坐了很多很多年的牢。他比父亲显得憔悴和苍老得多。关于过去，五叔只愤愤说了一句：“我八年抗战有功，三年反共无罪。”

我对五叔详细地讲述了父亲死的过程。我叙说时又想起残阳落照拉斜了栏杆的阴影。想起如雾般弥漫着的忧伤的黄昏。我的声音低哑着，仿佛惟恐惊动父亲。

五叔摇摇头轻叹了一口气，不知是为了父亲的脆弱还是触动了往昔的故事。很过了一会儿，他切齿地说了句：“日本人！”

五叔是父亲的亲弟弟，但却同父亲的关系淡若清水。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或许因为父亲是个和平主义者，是一介书生，是怕见杀生怕看流血怕恐怖甚至连杀鸡的声音都不敢听的懦弱夫子，而五叔是军人，是奔驰沙场置死不顾，见惯流血且制造流血并能直面鲜血谈笑自若的武士。他们是一条血脉，两种人生。

他们却都是祖父的儿子。而祖父却是书生一般地活着，勇士一般地死去。那么我的父亲和五叔，谁更像

祖父呢？我问母亲，母亲说：“当然是你爸爸。”然而，片刻之后，她又说：“或许是你五叔。”我知道母亲想起了父亲的死。父亲的死太不像太不像祖父了。

至少，在我二十岁以前，祖父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是零。我只知道南京的爷爷。南京爷爷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我的爷爷。

一九五五年即我出生的那年，我的父母和我的三个哥哥都同南京爷爷住在一起。那个地址叫“晒布厂5号”。南京爷爷家是个大家族。他的房子是三层楼房。纵如此，仍觉人多太挤。于是我的父母便搬入了是邻居也是爷爷的好友宗白华先生家——晒布厂2号。

五月里一个明媚的日子，我在2号那间屋子出生了。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段历史。直到一九七八年我上大学中文系学现代文学史期间，因欲作一篇关于现代诗的论文而在家高谈阔论并论及宗白华的诗时，母亲才边吃饭边说：“宗白华我认识，他原来是我们的邻居。”继而又说：“你就是生在他家的房子里。那时我们租住着那房子。”这突如其来的信息令我大吃了一惊，尔后喜不自制。我是极其崇敬宗先生的，为此而为自己感到莫大的荣光。

南京爷爷和宗先生斯时皆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爷爷有一头短硬短硬的白发，常抑扬顿挫地用他变了味的乡音念诗。爷爷住在一楼，他的房间和婆婆的房间门对门，紧挨着楼房的侧门。爷爷好坐在侧门门口小憩。每见我时，便将腿一伸长，在门口架起一道栏。无论怎样叫唤“爷爷好”“好爷爷”，他都不肯放行，常常非擦